

紅樓夢研究集刊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1 字数 390,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10186·193 定价：(六)1.60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名单：

邓绍基	刘世德	陈毓罍
沈玉成	吴新雷	周绍良
胡经之	徐恭时	聂石樵
郭豫适	蒋和森	魏同贤

(以姓氏笔划为序)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目 次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	李传龙 (1)
曹雪芹不是叔本华·····	绿 原 (43)
论曹雪芹的生活、思想和创作·····	朱 吴 (63)
略谈《红楼梦》的民主思想与佛学观念的关系·····	韩进廉 (79)

刘老老平议·····	胡小伟 (93)
平民女儿的悲剧·····	应必诚 (109)
说梦录·····	舒 芜 (121)
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高潮·····	王 勉 (157)

怎样才“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

——试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的性格化·····	周中明 (167)
《红楼梦》南方话考辨·····	卢兴基 (191)
重评《红楼梦考证》·····	简茂森 (213)

读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散记·····	周绍良 (225)
《风月宝鉴》究竟是部什么书? ·····	宋谋瑒 (235)

《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

——试论《红楼梦》人物命名的意义和故事的关系(上)···	吴世昌 (241)
刘老老与贾巧姐	
——《红楼梦论佚》中的一章·····	慕义江 (261)
《梅溪词》与史湘云·····	陈邦炎 (275)

脂批中的女性是“麝月”

——脂批考之三戴不凡 (287)

从脂砚斋两条评语看《红楼梦》的下半部赵卫邦 (303)

有关曹雪芹若干文物质疑

——扇股、塑像、书箱、砚石、图章、笔山郭若愚 (313)

漫谈假古董

——曹雪芹的佚著和遗物朱家溍 (339)

曹雪芹画像辨伪补说陈毓黑 刘世德 (347)

《红楼梦》中戏曲剧目汇考徐扶明 (361)

读《红楼梦》零札陈迺冬 (383)

《红楼梦》小考(三)陈 诏 (391)

大观园营建始末

——追记赴日“红楼梦展”的大观园模型杨乃济 (405)

芳园应锡大观名

——《红楼梦》大观园新语徐恭时 (415)

记故宫《红楼梦》壁画吴美淦 (451)

读霍克斯英译本《红楼梦》周珏良 (455)

近年英美《红楼梦》论著评介尹慧珉 (467)

报刊文章篇目索引(1979年下半年)廖 梓 (481)

姑苏阊门点滴萧 湘 (156)

曹颀的生卒慰芹楼主 (166)

贾府四个小姐的名字重 连 (212)

夏金桂的命名张 兰 (224)

贾母斗牌	莫 博 (234)
曹雪芹并非遗腹子	王怀湘 (240)
凤姐吸烟	康迈千 (274)
史湘云的结局	沈 思 (286)
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頔吗?	求 信 (346)
《红楼梦俗话初探》述略	樵 叟 (414)
《栊亭夜话图》	冰 雪 (454)
编后记	(497)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

李传龙

(一)

曹雪芹是我国伟大的古典作家。他的光辉巨著《红楼梦》(通行本前八十回),标志着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高峰。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他一定的美学思想。曹雪芹也是这样。他也有自己的美学思想,而他创作《红楼梦》,就是以自己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当然,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必须看到,以他一定的美学思想作为指导,毕竟是他的《红楼梦》取得光辉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研究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有助于我们考察曹雪芹的创作道路,有助于我们探索曹雪芹的创作经验,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学习和借鉴曹雪芹的创作经验,就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所以,研究曹雪芹的美学思想,对我们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应该看到,对于曹雪芹的美学思想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我认为,现在应该将这一课题的研究重视起来。如果这一课题研究得好,就会促进红学领域内的其他有关研究工作的发展。

是的,曹雪芹没有给我们留下专门的美学著作,或者说,我们

还没有发现曹雪芹写过系统的美学专著。这就不得不给我们研究他的美学思想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一个作家没有美学著作,并不等于他没有美学思想,也并不意味着他对文艺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从世界文学史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伟大作家莎士比亚虽然没有写过系统的美学著作,但他却通过自己的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宣传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在这一点上,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很相象。他也通过《红楼梦》里面的人物的言谈,表达了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见解,体现了自己的美学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用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他不是让人物生硬的死板的做他美学思想的传声筒,而是结合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通过人物说文评书、谈诗论画等细节描绘,生动而又自然地把他的美学思想表达出来。第二,他虽然是用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但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就某一个文艺问题说一两句就算了,而是谈得很丰富;如文艺的本质和特征,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的创作,如何对待文艺遗产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都谈到了,而且谈得相当深刻。第三,他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他要通过的人物,不只是主人公或一两个重要人物,而是包括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既包括主要人物,又包括次要人物,既包括正面人物,又包括反面人物。

大家知道,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莱特》中,谈论文艺问题的人物并不只一个,但是,真正能表达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的人物,却只是主人公哈姆莱特。但是,曹雪芹的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他不只是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而且还通过虚构的空空道人、石头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甚至还通过自己所贬的人物贾母、薛宝钗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些各种不

同类型人物对文艺的看法,是否都能代表曹雪芹的美学思想呢?

当然,如果曹雪芹也象莎士比亚那样,只是通过自己的主人公贾宝玉的言论来表达自己的关于某一文艺问题的看法,那问题就很简单了。但是,曹雪芹的美学思想很丰富,他对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他要想把这些见解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言谈表达出来,只靠一个主人公就不行了。因为他毕竟是在写小说,他要服从艺术规律,他要全面地考虑艺术结构,合理地安排故事情节,真实地描绘各种各样的人物。他必须在这样的前提下,适当地通过人物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丰富的美学思想。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曹雪芹不考虑这一复杂性,而将自己丰富的美学思想,包括对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的见解,只是通过主人公贾宝玉的言谈表达出来,那《红楼梦》就不成为小说了,它的艺术结构就破坏了,故事情节就不合情理了,人物形象就不真实了,贾宝玉就变成了作者美学思想的单纯的传声筒。所以,曹雪芹要想把自己丰富的美学思想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言谈表现出来,不能只靠一个主人公,而必须靠众多的人物。

下面,紧接着的问题是,贾母、薛宝钗这类人物关于文艺的言谈,是否能代表曹雪芹对文艺问题的看法?从现代读者的观点来看,贾宝玉、林黛玉是作者所褒的人物,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是正面形象;贾母、薛宝钗是作者所贬的人物,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者,是反面形象。于是有人就会提出:说贾宝玉、林黛玉关于文艺的言谈能代表曹雪芹的文艺见解,是没有问题的;但说贾母、薛宝钗关于文艺的言谈也能代表曹雪芹的文艺见解,就难以理解了。其实,具体分析起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把贾母、薛宝钗作为反面人物形象,是我们现代人的看法,曹雪芹是不是这样看,并不一定。当然,曹雪芹所创造的贾母和薛宝钗的形象,是包含贬义的。但是,作者要贬这两个人物,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两个人物写得一无是处,处处都坏。事实上,作者笔下的贾母,有时候也显得

和蔼、慈祥，并不是处处都令人厌恶。作者笔下的薛宝钗，长得美丽，又有学问，也不是处处都令人讨厌。从贾母和薛宝钗这两个形象的客观意义来看，她们确实是维护封建礼教，坚持封建地主阶级立场，这种立场就决定了她们的世界观，使她们对社会的本质、历史的发展很难有正确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对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看法，也并不意味着她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从我国历史来看，在封建社会里，很多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文人，对文艺问题，就有某些正确的见解。如曹丕，不只是封建文人，而且是最高封建统治者，他的《典论论文》对文学问题就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坚持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大文人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就比较好。因而，决不能认为贾母、薛宝钗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作为封建卫道者的形象，就不可能对某一文艺问题有比较正确的看法，就不能代表曹雪芹某一方面的美学思想。我们只要用曹雪芹对贾母和薛宝钗谈论文艺问题时的具体描写情况，就可以表明这一点。

第五十四回，关于描写贾母进行文艺评论的故事，题目是《史太君破陈腐旧套》。这是描写贾府过元宵节，全家老小，吃酒看戏，热闹异常。一时停了戏，贾母就要听说书。说书的女先儿就讲起《凤求鸾》的故事。刚说了个开头，贾母就阻止：“不用说了，我已经猜着了。”并且说：“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而且还把当时这种公式化的创作倾向批评了一番。从这段情节来看：第一，贾母指出了才子佳人故事的陈腐旧套，批评了当时这种公式化的创作倾向，这种文艺评论是正确的。第二，这里贾母所表明的反对公式化的文艺观点，和第一回作者通过石头所表明的反对公式化的文艺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就说明，贾母反对公式化的文艺观点，是能代表作者反对公式化的文艺观点的。第三，先是贾母要听说书，后又是她阻止女先儿把才子佳人的故事说下去，原因是她认为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都是一个套子，没有趣

味。可见，贾母在这里不是空发议论，而是针对说书的实际情况，来反对公式化的创作倾向，因而显得自然，也符合情节的发展。第四，贾母经验丰富，看的戏多，听的书多，一听《凤求鸾》，就知道是公式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让贾母来反对公式化的创作倾向，也符合她的身分。如果换个别人来反对公式化的创作倾向，就不会象贾母所说的话那么有分量，而且也不会那么真实。因而，曹雪芹在这里，通过贾母批评公式化的一席话，来表达自己反对公式化的文艺观点，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第四十二回，惜春奉贾母之命画大观园，感到很为难。薛宝钗帮她出主意，谈了些绘画的道理。其中，关于构思、剪裁、布局等问题，谈得很有见地。而这正是曹雪芹的美学思想的流露。那么，在场的姐妹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安排薛宝钗来发表关于绘画的精辟见解呢？因为在场的众姐妹中，薛宝钗毕竟老成一些，而且她无书不读，学问又多，见识又广，所以在这种场合，把她安排成美术评论家更恰当一些。这表明，曹雪芹在这里通过薛宝钗关于绘画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

上述说明，曹雪芹不仅通过贾宝玉这样的主人公关于文艺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而且还通过包括贾母、薛宝钗在内的众多人物关于文艺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但这并不等于说，《红楼梦》中凡是谈到文艺问题的人物的美学观点，都能代表曹雪芹的美学观点。第十七回，大观园刚竣工，贾政进园一处处的观看，并让贾宝玉为一处处景致题匾对，一群清客跟随着评论叫好。如果说，贾宝玉为各处题匾对也算一种创作活动，那么，众清客对贾宝玉题的匾对所作的评价，就算文艺批评了。可是，众清客的文艺批评，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但总的说来，不是那么中肯的。他们并没有真正说出贾宝玉所题的匾对如何的好，如何的妙，只是庸俗的捧场而已，目的是要讨好于贾政。这些清客的逢迎式的文艺批评，当然不能代表曹雪芹的美学思想。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红楼梦》里面,在很多场合,不只是一个人物对文艺问题发表议论,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讨论文艺问题。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谈得融洽,意见一致。如第一回空空道人和石头的对话,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分歧,一个认为《红楼梦》是奇书,一个认为不算奇书。但实际上,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都认为《红楼梦》是奇书。空空道人认为它奇就奇在摆脱了那一套大贤大忠之类的东西。石头进一步认为它奇还奇在不落才子佳人公式化的俗套。这都是《红楼梦》的创作思想,也都是曹雪芹的美学思想,只不过通过两个人物的口先后说出来而已。因而,对于这种情况,要说明它是否表现了曹雪芹的美学思想,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再一种情况是,不同人物在讨论文艺问题的时候,两种意见根本对立。在这种场合,作者要通过人物言论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当然只能选择争论中意见对的一方。比如,在四十八回,讨论诗歌问题时,林黛玉和香菱的看法就有根本分歧。香菱认为,作诗,“只要词句新奇为上”。林黛玉则认为,“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很显然,这两种看法,当然是林黛玉的看法正确。林黛玉对诗很有修养,香菱还只是刚开始学诗,而且又是拜林黛玉为师,在这种条件下,对于诗的两种不同见解之中,当然应该是林黛玉的见解正确。如果刚开始学诗的香菱,反而比林黛玉高明,那就不需要在学诗方面拜林黛玉为师了。因而,曹雪芹把林黛玉写成这场诗歌讨论中的正确的一方,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林黛玉关于诗歌的见解,才能代表曹雪芹的美学思想。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说在林黛玉和香菱的诗歌问题讨论中,只有林黛玉的诗歌见解才能代表曹雪芹的美学思想,这是相对的,是指香菱在刚开始学诗的情况下而言。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绝对化。我们决不能认为,香菱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文艺见解,就不可能具有和曹雪芹一致的正确的美学思想。应该看到,故事在发展,香菱也在学诗的道路上前进,她完全可以从不知到知,从不懂

得艺术规律到懂得艺术规律,从自己文艺观点和曹雪芹文艺观点不一致到一致。事实上就是如此。香菱经过一番苦心钻研之后,虽然在诗歌历史的知识方面还比不上林黛玉,但毕竟摸到了诗歌创作的门路,开始懂得了诗歌创作的规律。她认为诗歌好,就好在使读者感到逼真。这看法很有见地,而且也 and 曹雪芹一贯强调艺术的真实性的美学思想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说,香菱这一文艺观点,正代表了曹雪芹的文艺观点。或者说,曹雪芹通过香菱谈论诗歌的真实性的,表达了自己强调真实性的美学思想。

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是相当丰富的。他的美学思想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通过自己直接谈文艺问题表现出来;二是通过《红楼梦》里面的艺术形象体系表现出来;三是通过《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关文艺言论表现出来。因而,我们要研究曹雪芹的美学思想,除了要考察曹雪芹直接表明的美学观点和《红楼梦》中艺术形象表现的美学观点之外,还必须全面考察曹雪芹通过《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关文艺言论所表现的美学观点。

下面,我们结合曹雪芹直接透露的美学观点和《红楼梦》中艺术形象表明的美学观点,着重考察《红楼梦》中的人物所发表的文艺议论,系统研究一下《红楼梦》一书记录了曹雪芹那些美学观点,看一看曹雪芹的美学思想究竟包括那些内容。

(二)

文艺创作的表现对象是什么?文艺作品的内容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遇到的问题,也是美学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曹雪芹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他在《红楼梦》第一回所提出的“实录其事”的主张。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通过石头的口气说:这部作品的内容是“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就生动有力地表明,他认为文学作品是表现作者观察和体验的现实

生活。

从现实出发，忠于现实，把现实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描写对象，是现实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曹雪芹所提出的“实录其事”的主张，是完全符合这一原则的根本精神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很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把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而且表明了与这一创作实践相应的美学思想，提出了和曹雪芹的“实录其事”相类似的观点。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在剧本《哈姆莱特》中，通过哈姆莱特的话表明：“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①这就是要把现实生活作为戏剧描写的对象，这和曹雪芹的“实录其事”是很一致的。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②又说：“我搜罗了许多事实，又以热情作为元素，将这些事实如实地摹写出来。”^③在这里，巴尔扎克也是表明把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并且更加明显地说明，自己是法国社会的书记，要如实地把现实中的事实描写下来，这和曹雪芹的“实录其事”的说法又多么相象啊。

我们看到，作家谈文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爱联系创作实际，特别是密切联系自己的创作实际来说明自己的美学观点。曹雪芹也是这样。从现实出发，忠于现实，把现实生活作为文学创作的描写对象，曹雪芹这一美学思想，就是密切联系他的《红楼梦》的创作实践来谈的。他甚至明确告诉我们，他就是按照这种美学思想来写《红楼梦》的。事实上，他在创造《红楼梦》的时候，就是把现实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从曹雪芹的生平来看，他所面临的是中国十八世纪的封建社会。他所见到的人和事，都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人和事。他所经历的生活，也是当时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他要忠于现实，要把现实作为《红楼梦》的描写对象，就必然要把他所面

临的封建时代的现实生活反映出来。《红楼梦》里面的艺术形象，正表明了这一点。作者所描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既不是奴隶社会的爱情悲剧，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爱情悲剧，而是封建社会的爱情悲剧。在这个悲剧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在封建时代追求个性自由和婚姻自主的真诚相爱的青年男女的不幸的命运，而且看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作者所描写的贾府的家庭生活，既不是奴隶主的家庭生活，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而是封建贵族的大家庭生活。从这幅贾府的生活画面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封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动摇和必然崩溃的趋势。所以，人们说，《红楼梦》好象是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缩影，是很有道理的。以上，从《红楼梦》这一光辉的艺术成果就可以表明，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确实是把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的。

但是，曹雪芹在第一回又提出“梦幻”问题。他把“梦幻”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甚至用“梦幻”的字眼来解释《红楼梦》的内容。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呢？

有些人只承认曹雪芹的美学思想中的“实录其事”的现实主义原则，而否认曹雪芹美学思想中的表现“梦幻”的因素。这其中，有两种具体的说法。一种认为，曹雪芹本人根本没有在第一回写过关于表现“梦幻”的话，其理由是：脂评本残存十六回本和有正本都没有这样的话。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版本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单凭某某版本没有关于表现“梦幻”的话，还很难断定曹雪芹就没有说这样的话，更难断定曹雪芹美学思想中没有表现“梦幻”的因素，何况在《红楼梦》里面毕竟存在“梦幻”的描写。再一种说法是：曹雪芹只强调描写现实生活，并没有丝毫表现“梦幻”的意思，由于他处在大兴文字狱的封建时代，他不得不用自己在《红楼梦》中表现“梦幻”的假话，来瞒过当时的反动统治者。

这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如果说曹雪芹的美学思想中没有丝毫表现“梦幻”的因素,恐怕也不符合事实,因为这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之类的描写,就无法解释了。

我认为,曹雪芹强调描写现实生活,是事实;曹雪芹提出表现“梦幻”,也是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两个事实。我们既不能只承认曹雪芹强调描写现实生活,而否认曹雪芹提出表现“梦幻”;也不能只承认曹雪芹提出表现“梦幻”,而否认曹雪芹强调描写现实生活。

既然曹雪芹一方面强调描写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提出表现“梦幻”,这是不是可以说:曹雪芹的美学思想存在矛盾呢?

是的,如果说现实生活是存在的东西,梦幻是不存在的东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曹雪芹强调描写现实生活和提出表现“梦幻”,正是他的美学思想矛盾的一种表现。

但是,我们决不能笼统地说,梦幻是不能表现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我们一定要把作者在小说中表现自己的梦幻和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人物的梦幻区分开来。

作家在小说中表现自己的梦幻,这种梦幻,往往带有神奇的色彩,虽然它也有一定的社会根源,但它毕竟是主观的东西。如小说《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以曲折变幻的方式反映了人间生活。但就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情节本身而言,它是神奇的虚幻的浪漫主义的东西。

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人物的梦幻,这种梦幻,作为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构成人物的一部分。如果说,作家在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时,人物是作为现实中的一个客体,那么,作为人物心理活动的梦幻,也是客体的一部分。因而,把人物的梦幻写进小说,就有它一定的客观性。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描写聘娘做了一个喜悲交集的恶梦。她梦见半夜有人敲锣打鼓抬轿子来接她去做官太太。半路上,过来一个老尼姑,一把从轿子里揪住她,硬说她是自己的

徒弟，不许抬走。这个梦，是有现实根据的。在封建社会，象聘娘这样的人，要想离开妓女生活，或是做官僚的姨太太，或是出家当尼姑，这两条路都是存在的。而聘娘仗着自己几分才貌，喜欢和官僚来往，一心想当官太太。但她又意识到作官太太不大可能，预测到将来可能走上削发为尼的道路。作者通过这一喜悲交集的梦境描绘，正好表现了她这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因而这个梦境，既符合生活逻辑，又符合人物性格，使人感到真切可信。这当然是现实主义的描写了。

应该顺便提到，在小说中描写人物的梦幻，也有复杂的情况。如描写神仙或鬼魂托梦，表面上是描写人物在作梦，实际上是在表现作者的梦幻。这种梦幻描写，就不会使人感到真切可信了。

既然表现梦幻，有作家在小说中表现自己的梦幻和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人物的梦幻两种不同的情况，那么，曹雪芹所要表现的梦幻是属于那一种情况呢？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

先来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现自己的梦幻。第一回，作者描写一段石头的故事：女娲氏炼石补天的时候，一共炼了大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就只剩下一块未用。这块石头，有了灵性，又能走动，还能变大变小。他看见别的石头都补了天，只有自己没有入选，心里很难过。一僧一道发现这块石头生得不凡，把他携入红尘，让他经历了离合悲欢的人间生活。作者写这段故事用意何在，从这个故事本身来看，还是十分清楚的，它只是以虚幻的色彩构成的神话，决不是现实生活的画面。第十二回，贾瑞病倒在床，跛脚道人拿出警幻仙子所制的宝镜，来给他治冤孽之症，教他只照反面，不照正面。贾瑞不听道人的话，偏要照正面，结果送命。最后，人们大骂道人，要烧镜子。镜子却从房中飞了出去，道人取了镜子飘然而去。这个情节不能说毫无现实基础。在当时现实生活中，道人以骗人方式来治病，是常有的事。但是，作者描写宝镜显灵，贾瑞照正面，果然病越来越重，死的时候，还